

道也，进乎技矣

THE TAO — BEYOND ALL TECHNIQUE

文/张松涛

By Zhang Songtao



走近一株树、一丛草仔细地观察，就会看到数不尽的生命，络绎不绝地进进出出地忙碌着或平静地生活着……它们之间复杂的相依生活方式是在一个互动的网络内，各成员相依为命同时相互竞争。

自然的形式是生长的形式，植物的生长、动物的生长、星辰的诞生与衰亡等等。当我们试图构造出有生命的形式、塑造出其内在的生命能量时，我们直觉地意识到某种赋予自然界生命的无形的特质。生命无所不在地包围着我们，在天空中、在大地上、在水中。天空的闪电，自然的火，种子的萌芽、生长和开花。

自然有一种趋向完美的固有力量的，山水草木皆为自然有生命的内在精神的外部显现，一地有一地的神灵，如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。天真蒙昧的原始人用儿童般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，万物有灵，一草一木、一石一水，莫不是生动活泼的世界。鲁迅百草园的乐趣，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都会引起共鸣。一切事物都在大自然中一起运动着，对于人来说，用一生的时间也不可能完全将其了解。

自然在永恒地演化，周而复始，就像所有形式都会形成一样，它们也都会衰老而逐渐消失。在旺盛期过后，形式的力量和结构都有一种缓慢的衰变，直至真正的终端，当一些形式消失时，另一些又产生了。“当冬天最冷的日子来临的时候，死寂覆盖了冬天的树木，在树皮下、在小枝与枝桠内，或积雪下的落叶间，许多生命静静地等待着春的来临，树汁再次流动时，生命的循环即将重现……几百万年来一演再演，如此生生不息。” [1]

当宇宙自然中的能量在演化发展中循环往复时，没有真正的死亡，空间里形成的能的轮回经历漫长的岁月，而另一些微观的在我们周围的，存在只有几年或更短，几月、几天甚至几分、几秒。但是，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失去的，今天赋予一种形式的生命的能，明天又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，“每个生命体都应该不仅仅被看做是现在



02

01 种植计划-草本（局部）

02 种植计划-草本

03 种植计划-草本（局部）

的形，而要看做是生长运动的历史，这开始于双亲富有创造力地拥抱，并在胚胎生长、出生和长大成人这一过程中继续着，没有任何物体永远年轻。”[2] 当死亡的形式出现在人类面前时，它完成了生命的循环，活过了指定的时期，赋予生活中生命的能又回到了宇宙自然中，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可能是由于意识的消失，好像迷路或黑暗中失去方向的惊慌，人类的先知、圣贤们的精神探索也许都是为了寻找方向。

世界是运动的，自然中错综复杂的生命形态是运动的表现，蜿蜒曲折的溪流，一条条不断汇合形成一条较大的水流，这样不停地持续这一形式同树的形式很相似，树的地上部分按水流的反方向规则生长，而根部则相反。动物肺部的支气管、神经网络、动脉、静脉的循环系统等等，这些系统是交错的，一根支管走了一段距离又加入另一支叉，无数个这样的结构形成了一个网络的整体，构建起一个生命的空间。在我们生存的环境里也有无数这样的网络：城市的大街小巷、蛛网般的输电线路、光缆、供水管道、燃气管道一层层网的叠加。我们就生存在这样的被无数互相交织的网络布满的空间，我们依附在这些网络上，彼此通过这些网络发生关系。

“活着的生物通过它们的生长和复制，从周围的无序状态中产生出一个不断完善的等级秩序。”[3] 我想在空间中寻找生长的感觉，尝试在空间中构造这样的秩序。

空间中的形体起源于空间中某个静止的点，这一原始的点生长出空间维度来，直到它具有三维性。老子作了经典的描述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三生三，三生万物”，没有任何物体的空间是虚无的、无法感知的，一旦形体出现，即使是最简单的一条线，这条线周围的空间因为它的存在而可以被感知和理解，这条线也就有了自身的生命，有着各种发展的可能性。当它出现在空间中时，时间的因素就进入了，在时间的作用下，在它所处的外界环境对它施加作用下，它就会生长、发展，不断地在空间中延伸。就像植物的生长，种子是空间中的起点，在土壤、水、大气、温度的作用下萌芽、生长，长出枝干与根系，在环境因素的支持与制约下，老的枝干、根长出了新的枝条、须根，向各个方向发展，生命力在这种生长中得以充分施展。

当这一小段线在另一角度上增加了另一条线时，就构成了一个微小的空间，形体的构成实际上就是占有一个空间，或者线在某一点上交往或交叉时开始的。从一根单独的主线上伸出两根交叉线，

有生长与发展的趋势，带有生命的时间因素和自身发展规律的可能，在这个形上添加更多同样的单元重复，会产生复杂的不可预料的发展状况。我模仿植物生长的模式，让金属丝一根根地扭缠、联结下去，在随意的状态下，其走向完全不可预料，我的手只是促使它的发展，给它的生长以推动，而不是规定它的方向，随着一根接一根的联结，慢慢生长，在各个方向蔓延开来。

“时空中每一具体的点、每一事件都有它的前因与后果，也就是它的过去与将来。前因是所有传播到该事件的事件的集合，即过去，将来是该事件的后果，其后果不同的部分会波及到不同别的事件、或别的事件的过去，即前因的一部分。如此反复无穷，构成一个复杂奇妙的体系。”[4]如同人类个体的命运轨迹，在任意相邻的两个空间位置擦肩而过，各自渐行渐远互不相关，也许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，会在不可预料的空间、时间相遇相交，当它们在这个时间、空间相遇时，各自带着在过去的时间中经历的种种烙印、痕迹，在此时此地相交又在造物之手的拨弄下顺流而下，沿着各自未知的命运去经历未来的各种历练。也许在另一时空还会相遇，也许就此作别，一个又一个这样的相遇、相交和分离构成了我们生存于其中的时空。

人类为记录时间而设计制作装置有着完美的空间构造。沙漏、漏壶巧妙地利用自然物质的形态在空间中的移动变化，显示时间的流逝不可阻挡，日晷则暗示沉默光阴周而复始的暗暗消失；而当我们打开工业化时代精巧无比的机械时钟，会惊讶于其内部无比精密而完美的机械结构，时间在这些齿轮、发条的机械运动中，带着完美的秩序美感，无比清晰地传达出来。

在时钟无情单调的“滴答”声中；在日月穿梭、四季荣枯的岁月交替中，在天体运转、星河明灭的宇宙演化中，生命就在时间的掌握中岁月流痕。时间的水流冲刷着空间的河床与堤岸。

星球表面的环形山、古生物的化石、地质学的岩石标本、树木的年轮、树干表皮上的种种痕迹、叶子的脉络、虫蛀的洞……自然界各种物质的表面形态就是时间的产物，是一种过程的暗示，是时间在三维空间的投影，是时间向空间形态的转换和在空间中的具体化，而空间中各种形态的物体又都是时间的化石。

世界处于动态的平衡中，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空间调节轻重得失、利益均衡，失之，得之，沧海桑田，生命的肉体凡胎在时间的洪流中顺流而下，随着惯性从事着生而为人所需做的和经历的种种得意与不堪。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，一切事物都无法摆脱岁月流逝的痕迹。时间的痕迹使生命显示更为深刻的含义，“我认识你，我永远记得你。那时候你还很年轻，人人都说你美。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，对我来说，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，那时你是年轻的女人，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，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”，[5]无限沧桑尽在其中。自然界生命生长的细节为时间留下了清晰的记录，雕塑作品使流逝的生命被记录而永恒，在空间中留下了短暂生命的记录。

人们渴望一种成就感，一种用手、用心、用意志来做事情的能力。

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能力去做有意义的事情，用它来体现我们的天赋。一件艺术品的形成就是它所成的形，都呈现一种特别或专门的形，不论它是绘画、雕塑、建筑或其他工艺品、日用品，都是人们心灵与手的和谐、协同工作的结果，艺术作品通过外形呈现出来，广义上说，任何一行把形给予事物的人、工匠都可称为艺术家。

中国古时的行业百工各有其行业神，许多就是本行业的能工巧匠，被各行业尊为“圣”。据说这些行业的工匠在开始工作前要拜行业神，有的还要斋戒静心等仪式。这些行业神应该是该行业的内在精神的人格化，入行要拜祖师，即是努力去把握该行当的“道”。《庄子》中记载一个叫梓庆的工匠在做工前的精神准备：“臣将为斲，未尝敢以耗气也，必斋以静心。斋三日，而不敢怀庆赏爵禄；斋五日，不敢怀非誉巧拙；斋七日，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。当是时也，无公朝，其巧专而外滑消。然后入山林，观天性；形躯至矣，然后成见斲，然后加手焉；不然则已。则以天合天，器之所以疑神者，其由是与”天地万物运行以“道”为法则，人可以从天地万物的运行中去悟“道”，而“道”就是“自然”，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。

创造的过程其实是寻找的过程，寻找作品自身所应有和本来就有的实在，找到它的发展规律就感觉到了灵感的来临，一种神至而意会、游刃有余的酣畅淋漓。真实的存在应该是构成物体的一种和谐、自然的规律性的东西，“和谐”是一种运动而非静止的状态，在此消彼长的循环往复中，体现“和谐”的构成及平衡，结构内部无始无终的矛盾冲突转化调节，构成了宏观上的表面的平衡与和谐。

人类因为求生存而创造了技术，大脑的智慧与手的技巧的发展，使人类在与大自然的交流中发展、演进，创造着非凡的文明成果，“大地上的这些地方浸透着人的智慧和辛劳。正是历史，使自然与人的结合得以实现，结果是自然散发出的征象和意义，使她的美如花盛开，绚丽多彩”。[6]

“手之所触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踣，砉然响然，奏刀騞然，莫不中音，合于桑林之舞……”屠夫的技巧竟使国君得着了养生之“道”。“臣之所好者，道也，进乎技矣。”（庄子·养生主） □

注释

[1] 《生命之树》，詹姆士·那笛著，金恒镛译，2001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

[2] 《艺术与自然中的抽象》，内森·卡伯特·黑尔著，沈揆一、胡知凡译，1997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

[3] 《思维的世界》，大卫·科恩

[4] 《时间简史》，史蒂芬·霍金

[5] 《情人》，杜拉斯

[6] 《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》，雅克·马利坦

（张松涛 湖北美术学院雕塑系副主任）

